

风物写意

梅韵

■ 仲冬梅

梅入诗甚早，《诗经》里已经有《摽有梅》，但是那一则只是起兴，再关注的重点是梅的果实，远不是后世的咏梅诗。南朝刘宋时期鲍照的《梅花落》，是较早咏及梅花耐寒的诗篇，虽然写得还比较粗疏，仿佛是梅花的简笔画，已经可见文人对于梅花的欣赏。如同晋宋时期绘画的技巧大发展，人们“发现”了山水一样，随着诗歌技巧的不断成熟，人们也“发现”了更多的花木。到了两宋时期，咏物诗词蔚为大观。梅花，成为了咏物诗词的绝对主角。事实上，诗人们对梅花品质的认知也是在诗人们相互激发的前提下，逐渐加深的。对梅花的赏玩也越来越成了一件岁时雅事。

宋人较早以咏梅而知名的是林逋的诗《山园小梅》其一，这首诗自然也写众芳摇落，梅花绽放，那美丽的身姿显得小园风情如此明媚。所以接下来就极力描写梅花之美。颌联是这首诗的神来之笔，也被称为写梅绝唱的一联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。梅花之美，不仅在花，也在枝干。疏影句就枝干的姿态写，枝干姿态本身并不好写，但诗人借水中倒影写梅花身影，若即若离，脱俗出尘，清浅之水既是其美妙身姿的衬托，也是其澄澈品质的象征。

香是嗅觉，文字很难描摹，但诗人巧妙地转换为视觉，黄昏的月色是暗香浮动的前提，也是令读者仿佛“见”到暗香的绝妙手法，正如王安石所说“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”。梅花的香气本是其重要特征。这句诗之妙，写出了香气，更写出了梅花的神情态度，仿佛梅花是个含情凝睇的美人一样，“依本多情”，立刻令人心生爱怜。后面的两联则用烘托的手法写梅花之美，颌联借禽鸟的反应烘托梅花之美，所谓“霜禽欲下先偷眼，粉蝶如知合断魂”，至于诗人自己，则有“微吟”，就是写诗可与梅花亲昵，无须檀板金樽那样的富贵排场，既写梅花之清雅，也是诗人自高身价。可以说，诗人真的是个特别擅长欣赏梅花色相之美的人物，难怪他能“妻梅子鹤”。

在咏梅诗词中，按照南宋末年张炎的说法，能与林和靖这一联诗同为绝唱的，就是南宋姜夔的《暗香》与《疏影》了。这两阙词的词牌，就是取自林和靖那一联诗。光宗绍熙二年（辛亥）冬，姜夔冒着大雪去拜访范成大，并受邀度曲填词，完成之后，范成大赏玩不已。这两阙词，本身就是文人以诗词相交的结晶，词中所描绘的梅花，梅花所象征的美好往昔，令特定的读者范成大大心有戚戚。《暗香·旧时月色》词云：旧时月色，算几番照我，梅边吹笛。唤起玉人，不管清寒与攀摘。何逊而今渐老，都忘却春风词笔。但怪得竹外疏花，香冷入瑶席。江国，正寂寂，叹寄与路遥，夜雪初积。翠尊易泣，红萼无言耿相忆。长记曾携手处，千树压西湖寒碧。又片片吹尽也，几时见得？

在诸多的咏梅诗词中，选择姜夔这一首，固然是因为词的确写得很好，也因为词中写到了“攀摘”。这意味着这个时候，人们欣赏梅花不再只是踏雪寻梅，而是可以摘花赏玩。诗人把这一举动写得非常风雅：在月色的映照下，用笛声唤起玉人——心爱的人，心目中重要的人，这种召唤方式本身已经很不同凡俗了，唤起玉人之后又一起冒着清寒之气，攀梅折枝。同时也因为采摘的是梅花，月色、笛声、玉人与梅花相互烘托，相互成就其美好。而且，姜夔还用了南朝梁朝诗人何逊写梅花诗的典故，六朝人物，总给人一种美好而伤感的氛围，这恰与姜夔词的基调相相应和。酷爱梅花的何逊以诗著名，姜夔却以老去的何逊无法再写出美好的诗歌自比，写现在的自己内心凄凉，不复往昔月夜攀摘的热情。可是，竹外疏花，沁人的香气却透到瑶席上来。这里很容易粗粗读过，“竹外疏花”四字，实际上，用了苏轼《和秦太虚梅花》“江头千树春欲暗，竹外一枝斜更好”。梅与竹都是岁寒君子，枝条走势不同，且红（白）绿相映，姿态、颜色对比上都鲜明且很美。自认已经心灰意冷的诗人其实依然很懂得如何欣赏梅花。虽然诗词不乏夸张与美化，但是室外的环境清雅，室内的环境幽静已经在词中表现得非常充分。从赏梅的角度来说，月下回忆的过往是一种美好的场景；此刻的举杯闻香是另一种美好的场景。

下阙则展开了一种更阔大的思念。回忆中不仅有时间的延绵，也有空间的扩展。那浩瀚无际的雪野，所以，叹寄与路遥，这实际上又反用了陆凯赠范曄的梅花诗。一片洁白之中，词人又迅速地回到现实，翠尊与红萼，颜色之美的对比，梅花见证了往昔，手持翠尊的人经历了往昔，面对见证了往昔的梅花诗人禁不住沉浸在对过往的回忆中：我们曾经携手游赏过西湖碧水上千树盛开的梅林。那样的盛事，何时能重现呢？在一片叹惋中结束了这一阙词。

从赏花的角度来说，这首词写出了月下赏梅，攀摘梅花——想来不会煞风景地把摘来的梅花丢掉，而是会插瓶欣赏。（南宋赵希鹄《洞天清录》明确地记录了出土古铜器、古陶器养花，花色鲜明，开速而谢迟）饮酒赏梅，日间携手游赏赏梅。同时这首词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气质。从词牌，到词中典故，都和过往的诗人与梅花有密切的关系。若不了解那些有关梅花的诗文，这首词的意境就会大打折扣。姜夔的词，其实是历史上所有有关梅花的诗文作为大背景的。梅花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了那么显赫的地位，如刘熙载所说“在乐则琴，在花则梅”，是历代文人的吟咏不断累积起来的。与梅花同为岁寒三友的松竹，所得到的吟咏较之梅花就少得多，遑论其他的花卉。这种咏叹的梅花，想来与梅花的色相之美有直接的关系，正如北宋文同所说“赠我岁寒色，怜君冰玉姿”。

治平二年（1065）早春二月，苏轼回到了花香四溢的开封，住进内城宣武门附近、长着高槐古柳的南园里。在离任凤翔之前，他从藏家那里买到了吴道子画的四菩萨像，作为献给父亲大人的礼物。这稀世的珍品令苏洵居士十分欢喜，但此时的苏洵步履蹒跚，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。更让人担心的是苏轼的妻子王弗，她咳嗽的声音听起来已经很深很深，气息也相当微弱。进入五月，整个人就彻底不行了，二十七岁未就命归黄泉。苏轼含泪把地埋入城西的荒草地里，并撰写了深情的墓志铭。十年之后的一个梦里，他还见到这个难以忘怀的青城女子，吟下了极具感染力的词篇——

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。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

（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）

对于苏轼的返朝，英宗皇帝相当期待，当下就想授予他知制诰的要职，但被韩琦拦了回去。韩大人的理由说出来有些特别：苏轼乃大器之才，将来必定为天下用，但要好好敲打锤炼，到了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，希望朝廷进用他的时候，再来赋予重任，这样人们就都没有什么话讲了。现在过早起用，反而可能给他带来是非与麻烦。也只有深通人情世故的人，才能说出这种话语。不过，英宗还是想把这个难得的人才留在身边，给他起居注的职位，可韩琦仍然不同意。最后，只是在通过馆阁的考试后，授予他直史馆的头衔。这个闲职似乎对不起苏轼的才华，却让他有机会窥见皇家收藏的秘本，包括王献之和唐代诸位大家的笔墨真迹，玩味其中微妙的笔意。然而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也就是妻子离世一年之后，父亲大人也病逝了。临终之前，苏洵

一 轼纪风华

故园芜平

■ 孔见

将自己刚刚动笔的著作《易传》托付给儿子，嘱咐他无论如何一定要替其完成。苏轼含泪应允了父亲的遗命。就在两个至亲的死亡事件中，他迎来了自己的三十而立，担当让人成长。

苏洵患病期间，备受消渴和是非口舌困扰的欧阳修，三次致函问候。逝世后，也有不少要员前来吊唁致哀。司马光就在其中，当司马光从灵堂出来时，苏轼和苏辙一起迎了上去，恳请这位德望甚高的师长，为先前已经过世的程夫人撰写墓志铭。面对二位遗孤对母亲的真切情怀，司马光当然不能推辞，当场就痛快地答应了下来。

直至五十八岁过世，苏洵都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。虽说是一名禅宗的居士，但他的修炼还不足以扫除内心的尘埃，化解对世间



《春山暖翠图》(国画)

怀寿平清作

二 及时应令

人间三月

■ 凌云

春天的海南乡下，草长莺飞。木棉花和火焰花竞相开放，如火如荼。苦楝花开满千村万落，在风中摇曳着它的清芬。失落的村庄，在静寂中诉说着悠悠岁月里的人世沧桑。青苔斑驳的时光，在指尖漫溯。万物生长，自飞鸟的翅膀中丈量出的又一个春天，就这样扑面而来。

当如何描述从春意盎然的枝头长出来的一派自由天真呢？有青山崇拜的一族会在古老的石碑上镌刻一行字，仿佛是守着大自然的秘密和运行法则一样，那段神秘文字如此叙述：“青龙环抱生机旺，山君坐镇显英灵。”

神坛上长出参天社树。像宫崎骏动漫《龙猫》里的情节一样，那棵树蔽日参天，充满生机，不知经多少个春天积攒起繁枝满叶。被守护一族的年岁，便是从这二十四节气出发，与日月星辰相和，与山川风云为伴，在时光荏苒中坚持着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，更有诗书耕读传家。

而春的序列，自藤萝的花枝摇曳间无声流淌，随城市霓虹闪烁焕发新生，也自碧海蓝天之下飞鸟与渔船相与还中延续踪迹。渔樵耕读模式已被现代节奏取代，摩天大楼淹没的星空也许不再璀璨空明，但是春天还是以它无所不在的攻势变换了枝头，一派朴素天真，生机勃勃，亦有虫鸣鸟叫声点染春之静寂。

这个春天，想带女儿出门踏青，让她领受活在这世上，原是有那么多美好。在春天的原野上，回荡着花的香，草的清芬。带女儿去这个春天走走，让她感受一下春草的饱满多汁，河流在山间漫溯。这个世界无常变幻，充满了现实荒诞与魔幻色彩，但是春天就以这样富有张力的美的方式抵达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。

想带她感受济慈的月光如何温柔流淌，感受诗人笔下的春天如何从书页里飘出，以这样鲜活而喷薄的姿态。那些诗意有时来自一阵蛙鸣，有时是一朵水浮莲的摇曳生姿，有时是牛背上白鹭安详地栖息，有时是一个孩童奔走告白的欢声笑语。我还想带她去春夜里，感知草长莺飞虫鸣鸟唱，一颗星辰东升西落，感知一朵花如何绽放美丽，一颗星如何落在三山外。

身份名位的渴望，以及由渴望不得带来的挫折感，可谓郁郁而终。也正是因此，他归化之后，英宗皇帝赐予许多银绢，韩琦赠送银两三百，欧阳修赠银两二百，这些物质馈赠，苏轼和苏辙皆一一谢绝，唯求皇帝追赠官衔，以填补父亲生前的遗憾。对于英宗而言，这实在是简单不过的事情。他当即下诏，赐予苏洵光禄寺丞的职务，入列六品以上的官阶。不知这个虚衔和哀荣，是否足以慰藉老人家于地下。未遂的欲望，是会让人死不瞑目的。人生在世，时运既济还是未济相当重要。在一个儒家思想占据主流的国度，带有法家倾向的苏洵不受待见，是情有可原的。

按照苏洵的遗嘱，他要与程夫人同葬异扩而葬；王弗在困难时期一路伴随苏轼，自然不能落下，也要归葬眉州程夫人的墓旁。于是，兄弟二人载着父亲的灵柩和王弗的遗骸，返回眉州故家，开始长达二十七个月的丁忧守制。

夏季的水路十分湍急，一旦失足就成千古遗恨。或许是有感于生命的无常，路途之中，苏轼向遇到的道士询问修炼金丹的秘诀。对于人世，他的生命里还有许多需要表达的东西，不想那么快就离开了。

丧事结束，父亲与妻子入土为安之后，兄弟二人在坟地的后山上种下了三千棵青松，让这些树木代替子孙为先人守灵。他们还出资在当地建造了一座寺院，法堂里悬挂着苏轼送给父亲的礼物——吴道子画的四菩萨像，以及父亲的遗像。离开家乡前，苏轼和苏辙都意识到，父母不在，此番离去就很难再回来了。一个名叫蔡襄的亲友，读懂了苏轼的心事，在纱寮街苏家的园子里，为他种下一棵年轻的茄子树，作为对故园的守望。许多年以后，每当想到故乡，苏轼就会怀念起这棵树来，不知道它是否还在？已经长得有多高？当然，还有山冈上三千棵肃穆的松树，这和李白的举头望明月，意境有很大的不同。

诗路花语

新生命(外一首)

■ 程小蓓

还有十天，你将来到这个世界，我希望鲜花都盛开在你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多彩的人生自此开始。

隔着两代人，隔着千重山，我重新将孕育的艰辛回忆一次，看着你在你母亲的肚子里，从一颗嫩模到目前的大南瓜，我要用怎样的姿态迎接你。

你带着我的血脉生长在异域他乡，我知道，我的书架上的那些中文，北京的那些儿化音，成都那些麻辣的美食，都只会是你父亲给你的睡前故事。

我期盼着你的到来却又焦虑不安，地球上的人和事已经变了，三十多年前我坐着绿皮火车，抱着你父亲要行程两三天，从萍乡到成都，现在只需要几个小时。

Ludewik 这是你的名字，其实我也变了，我不在乎传承，不在乎只能眺望你而不是触摸，不在乎我们以后用什么语言，世界变了，荧屏传达一切。

今天给菊花剪枝，在屋后的廊檐下，每隔十寸种下一株，雨水蓄满了池塘。

◎ 群山

朝着山顶，迈开大步穷奔，与云雾同频，遇死而生，缭绕我们的时光还在山腰，故事却婉转如歌，一路轻吟，岁月荏苒，一切静好，所有山峦与农田都被月亲吻，草木在它们秘密的花园里共存。

互不侵扰是美德，遵从内心的江河，善良赋予山村以瀑布的形式往上流，不以我们看到的去认证，当我们的攀登，已经高过云，你伸出手能触摸到的，那必定是神。

子孙其实才是我们的根，他们早已在山的那边，等白天地球倒过来，夜晚的梦也倒过来，躺下和大地平行，时间并没有流逝，它恒温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仍可以拥抱，群山已成为我们不断追寻的图腾。

海边的日子

■ 冯勇

看久了海，眼睛会跟海一般清澈。

蓝天，干净且简单，恰似少年云，层层叠叠，如一袭白衣的少女，纯洁而轻盈。

我的心情也轻盈。

浪花吻着礁石，诗歌张开了翅膀，在海面上，自由地飞翔。

当北方的大雪在朋友圈里飘落，南海的阳光必须给予赞美。

海边的日子，我把黑夜还给黑夜，阳光让我阳光。

花便落满了山冈。

我不曾错过哪一个春天，在云雾缭绕的山谷里，守望过一水田的蝌蚪和青蛙。星河寥落，梦里更神游过万水千山。我无法跟女儿形容春天，便叫她去仔细触摸新生的九里香的叶子，还有红千层的花，叫她抬眼看阳光落在橄榄形树叶上闪烁的半透明的光影。看小小的她奔跑在春天的天宇之下，看水塘里的那汪清澈的水映着远方氤氲的水田漠漠。

邻人送的蓬莱松又长了新枝，郁郁一片，如同满枝丫的喜悦。阳光比春天朴素，掠过三角梅怒放的容颜，洒下一地明媚。幸福存在于朴素之中。白昼有白昼的明媚，黑夜亦有静默欢喜。

焚香沐浴祈祷后，剪一枝栀子花斜插鬓间，借花魂回归记忆中那个在山林间欢快自由奔走的孩子，在冥想中解除机体内部僵化的怠惰的封印，感觉每一根血管如山涧奔流的溪水一样，在春天里在花香气里复活。以宛若新生的面目复苏所有向往世间光明、爱与温暖的细胞。

每当夜深人静时，路过花园小径，就会闻到九里香浓郁的花香。有时很想驻足停留，闭上眼睛深呼吸，满足一场嗅觉的盛宴。古人形容春天里寂寞的场景：“小园香径独徘徊”，更多时候，孤独是一种享受，可以自言自语，或者任思绪天马行空。这个时候你才能照见清晰的自我。白天里我们背负各种身份在人群中行走，面目模糊，找不到自由和独处的时间。

半夜三更挑灯看《浮生六记》，作者沈复尚是清朝嘉庆年间人，篇中写与芸娘渡度的几十年平凡而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。内容或缠绵缱绻，或闲适淡然，或山水陶然，虽布衣素食生活困顿，仍不失尘世生活的乐趣。芸娘拔钗沾酒，不动声色，不轻易错过良辰美景，在风和日丽馥郁油菜花遍地金黄的春天，与友人结伴在油菜花地里，暖酒烹肴，共赏春光肆意欢快的情景，更贴近人间烟火的温暖。

我在庄周的梦里化蝶，又在自己的梦里寻访春天的踪迹。在梦里，我看到樱花雨落下，细雨斜风，东坡先生张琴弹奏，吹青梅下，念着：“浮名浮利，虚苦劳神。叹尘中驹石中火，梦中身。……几时归去，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”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